

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LANGQI

狼 妻

沈石溪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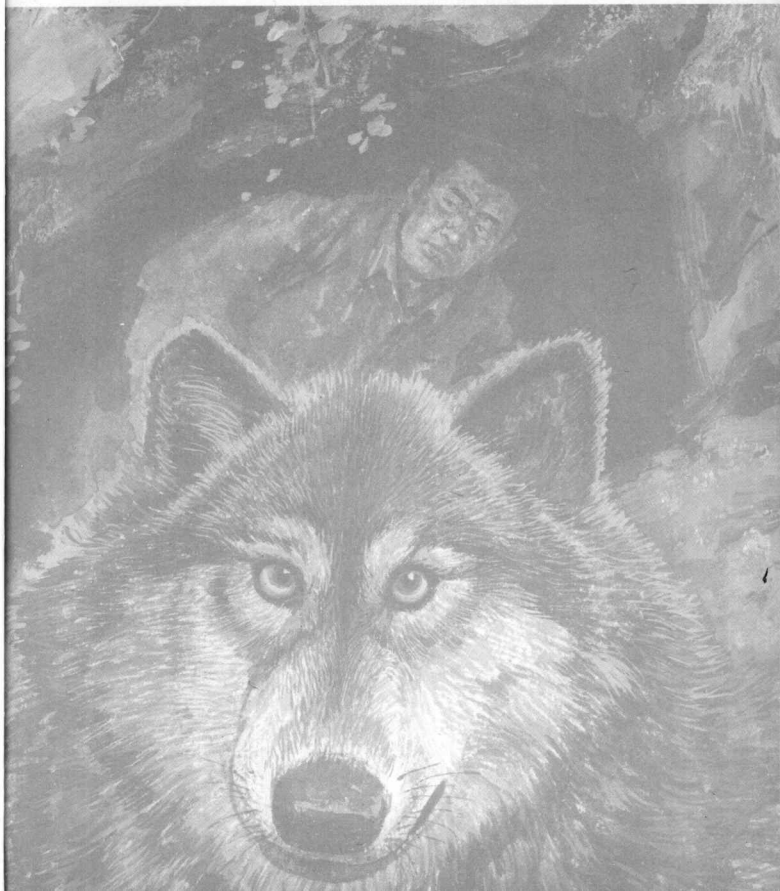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优秀出版社 |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狼 妻

沈石溪 /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妻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7.5 (2008.2 重印)
(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)
ISBN 978-7-5342-4315-8

I. 狼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2051 号

狼妻

沈石溪 著

选题策划	孙建江
责任编辑	吴 山
美术编辑	周翔飞
整体制作	大米原创·工作空间
内文插图	武凯军
封面绘画	胡志明 朱 云
封面设计	周翔飞
责任校对	倪建中
责任印制	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32

印张 3.75 插页 1

字数 40000

印数 12001—17000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4315-8

定价: 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狼 妻

1



狼 “狈”

43



白 狼

67



牧羊犬阿甲

77

动物小档案

95



狼 妻



一、捕兽铁夹夹死了大公狼

我们放置在小路上的捕兽铁夹夹住了一只大公狼。沉重的铁杆正好砸在它的脑袋上，我们看见它时，它已经死了。我们把它拖回野外动物观察站，将狼皮整张剥了下来。

入夜，我和强巴坐在用牦牛皮缝制的帐篷里，点起一盏野猪油灯，喝着醇酽的青稞酒，天南海北地闲聊。

我在省动物研究所工作，专门从事动物行为学的研究，这次到高黎贡山来，就是想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，为撰写博士

论文做准备。强巴是当地的藏族猎手，是我雇来当向导的。

我们正聊得高兴，突然，外面传来“欧——欧——”的狼嚎声，声音高亢凄厉，就像婴孩在啼哭。

“狼来了！”我紧张地叫了起来。

“还远着呢，它在五百米外的乱石沟里，因为顺风，所以声音传得远。”强巴轻描淡写地说。

狼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如泣如诉，叫魂哭丧，很不中听。我说：“难怪有句成语叫鬼哭狼嚎，果然是世界上最难听的一种声音。”

“普通的狼嚎没那么刺耳。”强巴说，“这是一只马上就要产崽的母狼，公狼不在身边，所以越叫越凄惨。”说着，他瞟了一眼晾在帐篷上的那张狼皮，不无同情地说：“它不知道它老公已经死啦。唉，这只母狼要倒霉了，它产下狼崽后，没有公狼陪伴照顾，它和它

的儿女是很难活下来的。”

强巴不愧是在山林闯荡了三十多年的经验丰富的猎人，不仅能听懂不同的狼嚎声，而且对狼的生活习性有很深的了解。

很多研究资料表明，分娩期和哺乳期的母狼，是无法像雌性猫科动物那样，独自完成产崽和养育后代的过程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：猫科动物以埋伏奇袭为主要猎食方式，而犬科动物习惯长途追击捕捉猎物；刚刚产下幼崽身体虚弱的母狼，没有足够的体力去远距离奔袭获得食物。因此，狼社会普遍实行的是单偶家庭制，公狼和母狼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。

我又喝了满满一木碗青稞酒，耳酣脸热之际，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：如果我把大公狼的皮裹在身上，跑去找那只即将分娩的母狼，会怎么样呢？冒名顶替成功的话，我就能走进狼窝，揭开狼的家庭生活的秘密，获

得极其珍贵的科学研究资料！

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强巴。他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……这行得通吗？它不是瞎眼狼，它……它一眼就能认出是真老公还是假老公的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我很自信地说，“狼主要是靠嗅觉来识别东西。动物行为学有一个著名论断：哺乳类动物是用鼻子思想的。对狼来说，鼻子闻到的比眼睛看到的重要得多，也真实得多。我身材瘦小，和一只大公狼也差不了多少，我裹着公狼皮，浑身都是它所熟悉的公狼气味，能骗过它的。”

“万一它朝你扑来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有这个。”我拍拍插在腰间防身用的左轮手枪，“对付一只大肚子母狼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”

我从小就喜欢冒险，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。在青稞酒的助兴下，我荒诞的念头变

成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和冲动。

我把外衣外裤脱了，将还没晾干的狼皮胡乱缝了几针，像穿连衣裙似的套在身上。时值初秋，在身上穿一件狼皮衣裳，冷暖还蛮合适的。

二、我披着狼皮走进狼窝

乌云遮月，山道一片漆黑。我提着一只鸡，作为“丈夫”馈赠妻子的礼物，循着狼嚎声，朝前摸去。

走了约五百米，果真有一条乱石沟，怪石嶙峋，阴森恐怖。我一踏进石沟，近在咫尺的狼嚎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一股冷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肚

子里的酒全变成了冷汗。

我清醒过来，妈的，我怎么那么愚蠢，揣着小命往狼窝钻？哺乳类动物是用鼻子思想的，这话能当真吗？说不定是哪个伪学者胡诌出来沽名钓誉的。母狼干吗非得用鼻子思想？难道它的眼睛就不能帮助它思考问题吗？就算这个论断是正确的，万一它上呼吸道感染鼻子堵住了呢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趁现在母狼还没发现自己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

我正要转身溜之大吉，突然，我前方七八米远的一块磐石背后，出现两点绿光，闪闪荧荧，就像乱坟岗上的磷火。

现在，想不干也不行了。我浑身骹腴，学着狼的模样，趴在地上，暗中拔出手枪，上了顶膛火，为自己壮胆。

“欧——”传来一声悠悠长长的嗥叫，微型灯笼似的两点绿光飘也似的向我靠近。月亮从两块乌云间的空隙里露出来，借着短暂

的光亮，我看见，这是一只高大健壮的黑母狼，唇吻很长，露出一口尖利的白牙。它腆着大肚子，一面缓慢地朝我走来，一面伸长脖子，抖动尖尖的耳廓，耸动发亮的鼻吻，做出一副嗅闻状。它这是在验明正身呢！

我一颗心陡地悬吊起来。我身上除了公狼的气味，还有人的气味和酒的气味，我担心它会闻出蹊跷，闻破秘密，闻出我是杀害它真正丈夫的凶手。这样的话，它不同我拼命才怪呢。

我食指扣住扳机，枪口对准它的脑袋，但没舍得打。

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比一次普通狩猎重要多了。不到最后关头我不能放弃努力。我打定主意，要是它走到离我三步远的地方不停步，我就只好开枪了。

它好像能猜透我的心思，不远不近，就在离我三步的地方停住了，定定地望着我，胸

脯一起一伏地呼吸着，用鼻子对我辨别真伪。

我不能无所作为地等着它来闻出破绽，我想，我该做点什么来促使它解除怀疑。我想起手中还有一只鸡，就把鸡扔到它面前。它立刻用前爪按住鸡，仔细嗅闻起来，闻了一阵后，闷声不响地蹲坐下来。

我看不清它的表情，但我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过这样的介绍，犬科动物一旦蹲了下来，就表示还没产生进攻的企图。我稍稍放宽了心。接着，我又捏着鼻子压低喉咙学了一声狼嚎。我们研究所里专门有一盘进口的各种各样狼嚎的原版录音带，为了应付野外考察，我曾像唱卡拉OK似的跟着录音机操练过。我叫得平缓舒展，尾音还渐沉两个八度，据资料介绍，这种声调表示两只熟识的狼见面后互相致意问好。但愿这录音带不是假冒伪劣产品。

我一发出嗥叫，没想到，黑母狼像触电

似的跳了起来，眼光更绿得可怕。完了，我想，我又做了一件蠢事。我虽然跟着录音机模拟过狼嚎，但不可能像真的狼嚎得那么地道，就像业余爱好者怎么操练卡拉OK也学不会大腕歌星特有的韵味一样。在黑母狼听来，我的嗥叫声就像老外学中国话一样，洋腔走调，别扭难听。这是真正的不打自招啊。

果然，它的尾巴刷地平举起来，教科书上说的，尾巴平举是狼即将扑咬的信号。它的喉咙深处传来低沉的咕噜声，那是咆哮的前奏。我紧张得浑身冒起鸡皮疙瘩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

我开始扣动扳机，就在这时，它奇怪地抖了抖身体，尾巴软绵绵地耷拉下来，已涌到舌尖的咆哮似乎也被它强咽了下去。“呜——欧——呦——”它发出一声绵长的变调的嗥叫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一种轻微的埋怨。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松开了扳机。

黑母狼停止了对我的审查，迫不及待地对付爪下那只鸡。它看起来是饿极了，猛烈撕扯，快速吞咽，稀里哗啦，风卷残云。最多几分钟时间，一只四斤重的老母鸡就被它吃得差不多了。

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。我知道，狼是一种机敏的动物，它若对我还有所怀疑的话，是不肯随便吃我扔给它的东西的。从情理上说，它接受了我的馈赠，也就表明接纳或者说承认我是它的“丈夫”了。

三、风雨之夜母狼产下三只狼崽

黑母狼匆匆吃完鸡，转身朝乱石沟深处奔去。它步履踉跄，可又一副心急火燎的样

